毛詩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

一 堯始居太原後乃都平陽

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

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
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
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
因序云有堯之遺風

二唐南有晉水至晉陽謂永安者非

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
水至子燮改爲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
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

晉世家云成王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爕爲晉侯是爕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云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

陽燹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

三

晉封域在太行恒山西太原太岳之野

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岳係令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彘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illegible]

晉自成侯南徙曲沃

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

晉成侯自晉陽徙此

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臼

注 共和時僖侯儉嗇變風始作

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
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
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

〔六〕穆侯徙絳昭以下徙翼武又都絳曲沃非正都
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
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
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公之時
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
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地理志云河

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若以桓叔別封曲
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
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
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
又謂之爲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
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
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
蔿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

七 世家言命聚曰

案左傳云晉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則城聚以處群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爲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

變言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侯二十八年曲沃
鄂侯卒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
哀侯立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
皆非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
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
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
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題晉詩曰唐序每篇言晉言時

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爲羽扶
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
九 憂深思遠故名唐風與季子同意
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
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
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
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十 蟋蟀曰蚕曰趨織曰蜻蛚曰王孫

堂基臺 子基戶 內外揔 名堂

蟋蟀蛬釋蟲文李巡曰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䟽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户此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户内户外揔名為堂禮運曰醴醆在户粢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户別散則近户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户也此言在堂謂在室

暮字
經无
日字

户之外與户相近是九月可知

二十 蟋蟀采薇小明皆以九十月爲歲暮

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

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

月未爲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

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

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

月之事也聿爲遂遂者從始鄉末之言

二十一 其居其外其寢毛言禮樂鄭遠近

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
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
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
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
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
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
已是禮樂自居復云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
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
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

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為鄰國侵伐之憂詩人戒君所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

【箋】役車冬亦行此云其休謂載禾畢

正義曰庶人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亦

若樞　經本　作　蕭馬侯　又

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

【十五】四鄰謂沃沃即四鄰之一

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十六】曳婁同一事馳驅俱乘車之事

傳婁亦曳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爲一事走馬謂馳策馬謂驅驅馳

俱是乘車之事

十七 吳人以山樗葉爲茗

陸璣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無異吳人以其葉爲茗

十八 昭公分國封沃使專有之不屬晉

正義曰作楊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彊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

晉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封沃者使得有之
刺為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

十 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有用布用素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
中衣沃曲沃也箋云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
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人欲進此服
去從桓叔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
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為領也郊特牲云繡黼
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

二十 表中 繡黼 弁朱

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
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
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
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
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
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
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
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
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緇衣

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
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
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
祭服中衣用素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
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
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
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爲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
之耳

〔廿〕桓叔受封於晉云曲沃伯或自稱

晉封桓叔於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諡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

箋 繡無黼稱鄭破繡字謂綃上刺黼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推此箋皆破繡爲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

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
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
爲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
爲綃綃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
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
刺爲黼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
然後名之爲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爲領之
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
昏禮三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

椒聊　捄求　[illegible]

當爲綃下章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

傳 椒似茱萸具茗蜀茶皆著其爲香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興也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大夕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正義曰釋木云檓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陸璣疏云椒聊聊語助也椒樹

圖

一捄之

實蕃衍

[illegible]非

[illegible]帶

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箋取香氣爲喻也言一捄之實者捄謂椒之房裹實著也釋木云椒椒醜莍李巡曰椒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裹曰捄捄實也郭璞曰茱萸

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裏名爲椒也

[illegible]孫謂桓叔爲不臣孔謂桓爲鄭國

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舉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脩其政乎且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鄭國陵安得責其不臣

廿八

毛謂昏月自季秋盡孟春鄭惟云仲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正義曰毛以為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昏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為昏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為昏也今此晉國之亂昏姻失於正時三章皆舉昏之正時

劉以三星為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終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言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昬參中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昬姻之正時晉國昬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爲昏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諷諫於過

晚作者據其失昏之道陳正時以譏之案十月已來
復遂言季秋也鄭以爲昏姻之禮必在仲春逆
涉後月則爲不可今晉國之亂昏姻皆後於仲春
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
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
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
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
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
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

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户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一參與心皆三星故毛鄭各一說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户是從始見爲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王肅云謂十月也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爲

三十 義誤心 娶尊卑 之象又 取二月 合宿

天王小者爲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夫父小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唯有三章而

六一

夏當取
火見候
爲候鄭
取未出
爲候

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逆而
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
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揔舉天象不必
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
之變皆舉兩月也成昏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
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爲候多取
昏旦中爲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爲候者以火者
天之大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爲失時
故取將見爲候夏官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

火

杜

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意同也

卅二

子白色爲白棠即甘棠赤棠子澁即杜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

亦可以作弓幹

【三世】與民有故有好蓋世食采邑者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

四袂袖之大名袪袖頭之小稱

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袪尺二寸注云袪口也然則袂與袪别此以袪袂爲一者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袪皆爲袂故以爲袪袂也以衆身爲本衆袂爲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衆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爲本末也箋又解所以

用裘興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興召
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
羊之德與此同也

【正三】念好不去亦唐之遺異於北風碩鼠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
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
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
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
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

六三 大亂五世自昭侯至小子侯不數緡

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栢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

栢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

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栢八年傳云冬王命虢

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

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

之後

七三 苞栩栩謂杼子爲阜今謂橡阜者爲杼汁

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

呼物叢緻者爲稹燮云稹者根相迫迮梱緻[illegible]

[illegible] 鴇非木止鳥性非從役之人

亦謂叢生也栩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璣

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

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

洛及河内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鴇

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

征役爲危苦也

[illegible] 盬與蠱字異同爲不堅固

盬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

蠱穀之飛亦爲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爲蠱

無衣

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然害器敗穀者皆
謂之蠱是蠱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盬
不攻緻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

武公始滅晉大夫請命王使作詩美之

正義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
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爲桓叔生莊伯
莊伯生武公繼世爲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
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
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

美之也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

【一四】世家謂賂周僖王王使虢公賜命

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

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己即位三十七年矣計繼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爲使即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齎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

晉舊有七命之服以初并國未自安
豈曰無衣七兮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
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
成爲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
命服爲安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
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
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

目

王子母弟之身是唐叔謝九命

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命節而金路樊

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
公故得以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
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
章之衣也

四 穀梁謂錫命非正左氏無譏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
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
以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
僖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非

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篡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傳天子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

豈曰無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
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
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正義曰
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
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
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
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
毳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

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
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皆不云章或者司服之
注曰說天子之服降殺之差其臣自常依命數
世傳正解六者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
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
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
[illegible]入仕王朝各依本國之命晉不得有衣六
[illegible]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

之者晉國舊無此言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
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爲天
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
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
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
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
大夫行决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菼則是子男
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
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

有杕之杜

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
請命耳

七四

一日一歲寒暑積而後極極而後衰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
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
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
特生陰寡也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
人由左言左右據南鄉西鄉爲正在陰爲右在
陽爲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爲道東也物讀

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
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
歲之日分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
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

八四 齊則角枕錦衾毛氏謂見夫齋物而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
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
粲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正義曰傳以婦
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

四九

鄭氏夫不在攝主婦攝齋而祭

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衾枕齊乃用之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簟席韣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簟為衾表順經文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妻共奉其事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為主雖他人代夫為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是故因己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十五 婦人專一故以百歲之居爲期

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室猶居也箋云室猶塜壙

一五 采苓首陽喻君問小事於小人以致讒言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輿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

辟喻無徵也正義曰爾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爲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内故爲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辟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暱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也

五二苦菜得霜而美所謂堇荼

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荼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

及澤中得霜恬膬而美所謂菫荼如飴內則云
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毛詩要義卷六上

毛詩要義卷第六

一　秦者隴西谷名近鳥鼠

秦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谷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旣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

●皐陶子伯翳舜命作虞賜姓嬴
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旣
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
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
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
子孫不絶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
●伯翳知禽獸語見介葛盧知牛鳴
本紀直云伯翳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
[illegible][illegible]志云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

[illegible]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
音實遂云伯益曉是術蔡邕云伯翳綜聲於語
鳥葛盧辯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

（四）秦仲附庸而錄其詩年久而猶系仲
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
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本紀又云秦
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
為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
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

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

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討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為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

五 春秋附庸君例稱名秦仲以字配國

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褒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

六 襄公討戎救周封岐以西平王時

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

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
侯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
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
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
公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
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撥
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
蓋追謚之

【八】襄公固封秦東西紀謂獻岐東非

遂擅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爲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

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九 秦居隴西而東拓土故譜不言西

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正義曰迆謂靡迆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迆山鄭據時山之名以為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州云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土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復言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秦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

十 秦世保西垂徙平陽徙雍後常居雍

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正義曰案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

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自中潏已後世保西埀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屬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爲西埀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埀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

如本紀之言則大雒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秦
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幷得大雒之地即
就大雒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
汧渭之閒即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
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
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
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
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玄孫

之子非玄孫也又中候覬期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為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瑩代立是為康公此其君次也

十一 季札所云夏聲不由在諸夏追錄

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為秦伯故

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驖小戎爲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錄

二十 馬白顛謂的顙䟽謂今戴星馬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

三十 鄰鄰衆車聲車多則馬可見

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之聲車旣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顙白顚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四十 傳寺人內小臣其實別官巷伯乃內小臣

傳寺人內小臣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

左右正與内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内小臣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内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内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内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内小臣之官也内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若然巷伯既云巷伯内小臣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内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

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也

【箋】王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諸侯兼官異

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臣

忍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illegible]
有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
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
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
熾炭于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

【十六】燕飲大夫坐士下立今泰士或亦與
也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瑟
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工君[illegible]
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矣

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哉士亦與焉故作者美之而願仕也

箋 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

孫炎曰耋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

疏 秦本附庸至襄公始命得有田狩

正義曰作駟驖詩者美襄公也秦自非子以來

世爲附庸未得王命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遂
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
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
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爲諸侯乃得
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本紀云平王封襄
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爲諸侯
謂平王之世

傳 囿域養禽獸在郊園種菜植果近國

言園囿之樂者還是田狩之事於園囿皆有

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於囿中上二章皆囿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囿囿有牆曰囿園囿大同蕃牆異耳囿者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囿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廱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園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習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

仁驂內轡納之觖故六轡步牽仍八轡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驖驪皂大也箋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覿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爲馬之良

謂能以道媚于上下者

朱氏曰所親愛之人

一六 卿大夫能以道愛於上下故曰媚子

正義曰媚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王肅云卿大夫

評十

【二[illegible]】奉是時牡如及、狼夏獻麋等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

麋春秋獻鹿豕群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

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

【三[illegible]】遂禽由左常法此特言左之

王制曰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

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

依周禮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

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

注 公校前 家語疏 謂括爲 矢末

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從曰之
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
故言公曰傳以拔爲矢末不辯爲拔之處故申
之云拔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
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
爲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
也

【五六】推本北園閑馬載獫輕車置鸞之事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箋云公所以田則

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驖之
馬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
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
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
其摶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為也正
義曰此則倒本末獵之前謂習車馬之事夏官
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
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所設驅逆之
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

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爲名且下句說犬明是車
驅之而大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
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
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
異於彼玉金象也

疏鸞和所在無正文故鄭兩解

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
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
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解注引韓詩內

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

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

曰鸞箋不易之異義載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

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

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

七六 國人矜其車甲婦人閔其君子

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群臣卑小

之戎車旣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録此梁

輈使有文章矣貫驂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

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鞹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騏馬與馵馬車馬備其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悪之處也令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

〔二八〕先啓行爲元戎故後爲小戎

兵車兵戎之車小大雅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

〔二七〕上言俴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

俴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言輈者轅也言五楘梁輈五

孫是轅上之飾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處
束之孫歷録者謂所束之處因以爲文章歷録
然歷録蓋文章之貌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
軛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
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
之梁輈也五孫者以一輈之上有五束每束皆
有文章歷録故謂之五孫也此言俴收下言暢轂
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
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鄭司農云轐謂

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

十三 衡止容二服驂頸不當衡別有二靷

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靷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鴈行明驂馬之首不與

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
射兩軥而還服虔云軥車軛也兩軛叉馬頸者
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
郵無恤說己之御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駕而
乘材兩靷皆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

三 釋游環脅驅陰靷鋈續

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
不名鋈言鋈白金者鋈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
金以沃灌靷環非訓鋈為白金也金銀銅鐵[illegible]

名爲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審

白錫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

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

也陰蔭也横側車前所以蔭苓也靷所以引車

也鋈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靷環也續續靷端也

北二

馬青黑爲騏右足白驤左足白馵

色之青黑者名爲綦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

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樊光云後右足

白驤左足白馵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

【[illegible]】釋中驂龍盾觼軜在邑何期

四牡至念之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騮馬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騧馬驪馬是其驂謂爲外驂也其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末鋈金以爲[illegible][illegible]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

家竟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
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爲還期
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疏】馬黑喙爲騧傳又言身黃
釋畜云馬黑喙騧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
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
【疏】馬身鬣俱赤爲騂赤身黑鬣爲騮
爾雅有騂白駁騂馬白腹騵則騂是色名說者
皆以騂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騂馬故爲赤

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駵馬也

卅六 有騑乃成駟故鄭騑字子駟

車駕四馬在内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故云中中服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

卅七 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故軜驂内轡

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内轡不須牽挽故軜者

軜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

【八卅】釋俴駟孔羣厹矛竹閉緄縢

俴駟至德音正義曰此國人夸兵甲之甚言

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厹矛

以白金爲其觼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

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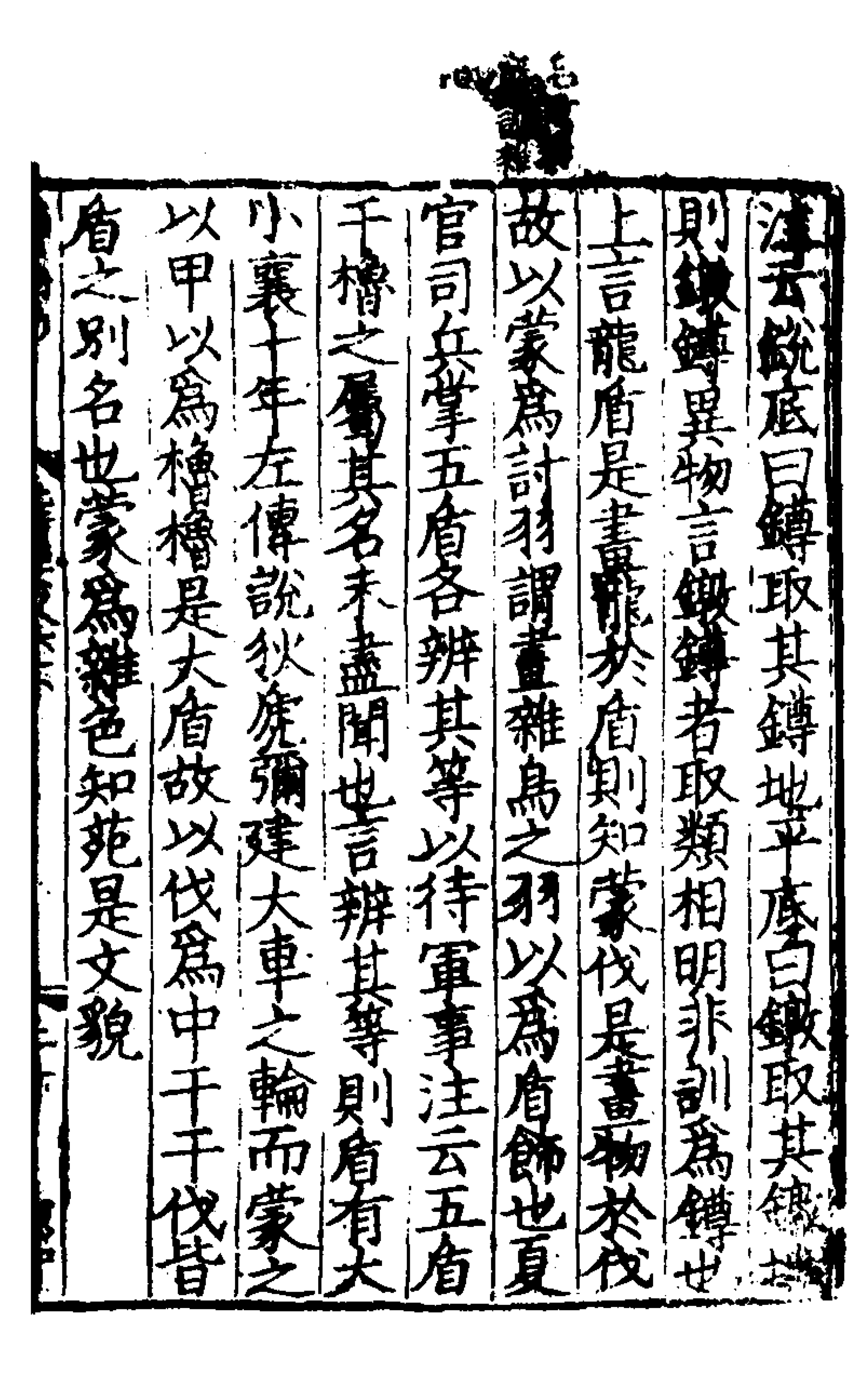
金鏤之膺其末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韔二弓於韔

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

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

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興
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
秩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
軍役故閔念之

[illegible]馬有甲矛有鐓蒙爲討羽干伐皆盾
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
是戰馬皆被甲也孔甚釋言文厹矛三隅矛刃有
三角蓋相傳爲然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
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鐓[illegible]


注云鋭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
則鐓鐏異物言鐓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
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
故以蒙爲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也夏
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
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
小襄十年左傳説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
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
盾之别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

【四】俴駟四介馬以淺薄金爲甲之札

箋申明俴駟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俴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

【四】兵車馬帶用力故用金爲膺飾

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革路[illegible]

以絛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也此與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鏤膺知此鏤膺非金路也

〔四〕秦處周之舊土而襄公未能用周禮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四〕蒹葭得霜而成興秦人用禮則可服

音 逆流而上曰遡 洄順而涉曰遡 游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興也蒹蒹葭蘆也蒼蒼盛
也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
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至白露凝
戾為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
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
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
以言遠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逆流而上曰遡洄
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illegible]

之則不能得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疏】露凝戾為霜而物成下章乃云未晞未巳蔡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為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為霜探下章之意以為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為

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爲曲
簿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
此云白露爲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
成與霜爲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任用矣此則
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
未爲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
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不興
所以倒也

【疏】水湄謂水隒水中坻謂小渚

傳湄水隒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爲湄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甗隒隒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隒傳坻小渚正義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

四七

終南先戒後美常武先美後戒

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之正義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脩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爲戒彼先

柟如鹽

美後戒此先戒後美

圖八 終南在武功縣東一名中南

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其山高大是為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

圖四九 有條謂梢有梅謂柟葉大而木理細

釋木云梢山榎李巡曰山榎一名梢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梢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柟釋木文孫炎曰荊州曰梅楊州曰柟郭璞曰

似杏實酢陸璣疏云栲今山樗也亦如下田樗
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又可
爲櫛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樟
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
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
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
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
十五
錫衣象裘色狐白裘錫上衣皮弁服
正義曰錦者雜綵爲文故云綵衣也狐裘朝廷

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為裘其上加錦衣以
為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
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
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
裘褻也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然則錦衣復
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
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
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
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

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爲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

一五　諸侯視朝受聘皮弁服麑裘

鄭於坊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

諸侯受命服服以告廟後不復服 五二

授宰王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
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
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狐
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
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
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
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
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
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五有紀謂基有堂謂畢道平如堂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
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正義曰集注本作
屺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
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經
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
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
如堂遂不復云基

黃鳥

四五 以人從死當刺康公而刺穆公

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君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

【五五】黃鳥止棘得其所鄭謂不安則當去

毛以為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與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兮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鄭以為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



未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去以興臣仕於君以求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

【六五】子車即子輿三良或名或字取韻

傳子車氏奄息名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

【七五】晨風摯鳥飛入北林喻賢人從穆公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
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
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鴥然
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鬱積而茂盛者彼
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
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
彼穆公駛者鳥飛之狀故爲疾貌晨風鸇釋鳥
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鸇鸇摯鳥也郭璞曰鷂屬
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

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
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
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穆公
也

五八 六駁箋傳皆云獸陸璣以下章言木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櫟木也駁如馬倨牙食虎
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駁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
者亦國家所宜有之釋畜云駁如馬倨牙食虎
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駁如白馬黑尾倨

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

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

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

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

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

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

但箋傳不然

苞棣安知非常棣傳必以爲唐棣

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

閭也釋木云檖赤羅郭璞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疏云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也今人謂之楊檖

〔六十〕葛生序刺獻公此不云康公云刺用兵無衣三章章五句至欲焉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

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

〔六〕毛以同袍爲同欲鄭以此不同欲唯同怨豈曰至同仇毛以爲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鄭以爲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脩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

而唯同怨故刺之

純著新緜爲襺雜用舊絮爲袍

玉藻云纊爲襺縕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緜名爲襺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襺也

此時當周頃匡無王興師之事

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

征伐且從王出征乃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好
戰者箋言王於興師謂於王法興師令是康公
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
故以王爲言耳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鴇羽云王
事靡盬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傳以同澤爲共潤鄭以澤爲襗褻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
汙垢傳澤潤澤正義曰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
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

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也是其褻衣近汙垢也襗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

●秦康公母晉文公異母姊念母不見舅歸

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嬖驪姬譖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遭此驪姬之難出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文公爲晉君於時

康公爲太子贈送文公至於渭水之陽思念
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焉
於是之時思慕深極及其即位爲君思本送舅時
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已送舅念母之事也按
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
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
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
僖四年傳稱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
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

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遣驪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獲晉侯以歸嘗有夫人爲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

秦姬以姓繫所嫁齊姜驪姬繫所生

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宗齊姜驪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爲字故

繫於父或繫於人事得所施也

〔七六〕舅甥異氏故稱氏作此詩時文已卒

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

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

爲氏者以舅之甥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

舅氏秦康以文十年即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

送時之事作此詩耳

〔八〕秦都雍東行至渭北咸陽送文公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母之昆弟曰舅箋云渭水

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六九〉聲伯夢食瓊瑰惡之此贈舅無嫌

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城十

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耳

七 崔王夏屋爲屋宅鄭云大具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

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箋云此言君今遇我
薄其食我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
輿始也正義曰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
食設具意文勤勤也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
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
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
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
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
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能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

言屋宅也君先君爲立大屋今君毋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是其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權輿始釋詁文

七

每食四簋謂平常燕食故降於禮食考工記云瓬人爲簋其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爲豆然則簋盛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簋之制其形

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宰夫膳稻于粱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盛秋官掌客注云簠稻粱器也簋盛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為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王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

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與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

毛詩要義卷第六下